



門 武 9
第 186
卷 4

岡氏
杏庭

岡氏
杏庭

辨證錄卷之四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五鬱門

松井家藏

人有心腹飽滿作脹時或腸鳴數欲大便甚則心疼兩脇填實為
嘔為吐或吐痰涎如嘔清水或瀉利暴注以致兩足面附腫漸
漸身亦重大此等之病初起之時必襍然亂治及其後也未有
不作蠱脹治之誰知乃是土鬱之病乎土鬱者脾胃之氣鬱也
內經將土鬱屬之五運之氣而不知人身五臟之中原有土鬱
之病正不可徒咎之歲氣而不消息其臟腑之氣也夫土氣喜
於升騰不喜下降肝木來侮則土氣不升肺金來竊則土氣反
降不升且降而土氣抑鬱而不伸勢必反尅夫水矣水既受尅

中 館 藏 書 印

辨證金 卷之四
不敢直走於長川大河，自然泛濫於溪澗路徑，遇淺則瀉，逢窵必鑽，流於何經，卽於何經受病。治法宜疏通其土，使脾胃之氣升騰，則鬱氣可解。然而脾胃之所以成鬱者，雖因於肝木之有餘，與肺金之不足，然亦因脾胃之氣素虛，則肝得而侮，肺得而耗也。倘脾胃之氣旺，何患成鬱哉？故開鬱必須補脾胃之氣，補脾胃而後用奪之之法，則土鬱易解耳。方用善奪湯，茯苓一兩，車前子三錢，白朮三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陳皮三分，半夏一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諸症漸愈。此方利水而不走氣，舒鬱而兼補正，不奪之奪，更神於奪也。何必開鬼門泄淨府，始謂之奪哉。

此症用疏土

湯亦佳

白朮茯苓各一兩，肉桂三分，柴胡五分，白芍三錢，枳殼三分，半夏五分，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咳嗽氣逆，心脇脹滿，痛引小腹，身不能反側，舌乾嗑燥，面陳色白，喘不能臥，吐痰稠密，皮毛焦枯，人以爲肺氣之燥也，而不知乃是肺氣之鬱。夫肺氣之鬱，未有不先爲心火所逼而成，然而火旺由於水衰，腎水不足，不能爲肺母復仇，則肺金受虧，而抑鬱之病起。然則治肺金之鬱，可不泄肺金之氣乎？雖然，未可徑泄肺金之氣也，必須大補腎水，水足而心火有取資之樂，必不再來犯肺，是補腎水，正所以泄肺金也。方用善泄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玄參一兩，荆芥三錢，牛膝三錢，炒棗仁三錢，沙參三錢，貝母一錢，丹皮二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十劑全愈。此方滋腎水以制心火，實滋腎水以救肺金也。肺金得腎水之泄而肺安，腎水得肺金之泄而水壯，子母同心，外侮易制，又何憤懣哉！此金鬱泄之之義，實有微旨也。

此症用和金湯亦效

麥冬五錢、蘇葉一錢、桔梗二錢、甘草一錢、茯苓三錢、黃芩一錢、半夏五分、百合三錢、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遇寒心痛、腰膝沉重、關節不利、艱於屈伸、有時厥逆、痞堅腹滿、面色黃黑、人以為寒邪侵犯也、誰知是水鬱之症乎、水鬱之症、成於土勝木復之歲者居多、然面脾胃之氣過盛、肝膽之血太燥、皆能成水鬱之症也、然則治法何可、舍脾胃肝膽四經、而他治水鬱哉、雖然水鬱成於水虛、而水虛不同、水有因火而虛者、真火虛也、有因水而虛者、真水虛也、真水虛、而邪水自旺、真火虛、而真水益衰、大約無論真火真水之虛、要在於水中補火、火足而水自旺、水旺而鬱不能成也、方用補火解鬱湯、熟地一兩、山藥五錢、巴戟天五錢、肉桂五分、杜仲五錢、薏仁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自愈、此方於補火之中、仍是補水之味、自然火能

生水、而水且生火、水火兩濟、何鬱之有、正不必滋肝膽、而調脾胃也、

此症用瀘水湯亦效

白朮一兩、杜仲三錢、山藥一兩、薏仁、茯苓各五錢、防己、桂枝各五分、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少氣、脇腹胸背、面目四肢、填脹憤懣、時而嘔逆、咽喉腫痛、口乾舌苦、胃脘上下、忽時作痛、或腹中暴疼、目赤頭暈、心熱煩悶、懊憹善暴死、汗濡皮毛、痰多稠濁、兩顴紅赤、身生痱瘡、人以為痰火作祟也、誰知是火鬱之病乎、夫火性炎上、火鬱則不能炎上、而違其性矣、五臟之火、不同、有虛火實火、君火相火之異、然火之成鬱者、大約皆虛火、相火即龍雷之火也、雷火不鬱、則不發動、過於鬱、則又不能發動、非若君火實火、雖鬱而仍能發動也、故治火之鬱者、治虛火相火而已矣、既曰虛火、則不可用瀉

既曰相火，則不可用寒，所當因其性而發之耳。方用發火湯：柴胡一錢，甘草一錢，茯神三錢，炒棗仁三錢，當歸三錢，陳皮三分，神麴炒，梔子各一錢，白芥子二錢，白朮二錢，廣木香末五分，遠志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火鬱解，再劑而諸症愈矣。此方直入胞絡之中，以解其鬱悶之氣，又不直瀉其火，而反補其氣血，消痰去滯，火遂其炎上之性也。或疑龍雷之火在腎肝，而不在心包，今治心包，恐不能解龍雷之火鬱也。殊不知心包之火，下通於肝腎，心包之火不解，則龍雷之火鬱，何能解哉。吾解心包之鬱火，正所以解龍雷之鬱火也。不然，心包之鬱未解，徒解其龍雷之火，則龍雷欲上騰，而心包阻抑，劈木焚林之禍，必且更大。惟解其心包之火，則上火既達，而下火可以漸升，且上火既達，而下火亦可以相安，而不必升矣。此治法之最巧者也。

此症用通火

湯亦妙

白芍、玄參、麥冬各一兩，生地五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荆芥一錢，白芥子二錢，茯苓三錢，半夏八分，水煎服。一劑而鬱解矣。二劑全愈。

人有畏寒畏熱，似風非風，頭痛頰疼，胃脘飽悶，甚則心脇相連，填脹，膈咽不通，吞酸吐食，見食則喜食，完作楚，甚則耳鳴如沸，昏眩欲仆，目不識人，人以為風邪之病，誰知是木鬱之症也。夫木屬肝膽，肝膽之氣一鬱，上不能行於心包，下必至刑於脾胃，人身後天以脾胃為主，木剋脾土，則脾不能化矣。木剋胃土，則胃不能受矣。脾胃空虛，則津液枯槁，何能分布於五臟七腑哉。且木尤喜水，脾胃既成焦乾之土，則木無水養，剋土益深，土益病矣。土益病，則土不生肺，而肺金必弱，何能制肝。肝木過燥，愈不自安，而作祟矣。治法宜急舒肝膽之木氣，然徒舒肝膽之氣，而

不滋肝膽之血，則血不能潤，而木中之鬱，未能盡解也。方用開鬱至神湯，人參一錢，香附三錢，茯苓二錢，白朮一錢，當歸二錢，白芍五錢，陳皮五分，甘草五分炒，梔子一錢，柴胡五分，水煎服。一劑而鬱少解，再劑而鬱盡解也。此方無刻削之品，而又能去滯結之氣，勝於逍遙散多矣。或疑鬱病宜用解散之劑，不宜用補益之味，如人參之類，似宜斟酌，殊不知人之境遇不常，拂抑之事常多，愁悶之心易結，而木鬱之病，不盡得之歲運者也。故治法亦宜變更，不可執鬱難用補之說，棄人參而單用解散之藥，况人參用入於解散藥中，正既無傷，而鬱又易解者也。

此症用舒木湯亦效

白芍當歸各三錢，川芎荆芥鬱金蒼朮各二錢，香附車前子，豬苓甘草各一錢，青皮五分，天花粉一錢，水煎服，四劑愈。

人之鬱病，婦女最多，而又苦最不能解，倘有困臥終日，痴痴不語。

人以為呆病之將成也，誰知是思想結於心中，氣鬱而不舒乎。此等之症，欲全恃藥餌，本非治法，然不恃藥餌，聽其自愈，亦非治法也。大約思想鬱症，得喜可解，其次使之大怒，則亦可解。蓋脾主思，思之太甚，則脾氣閉塞而不開，必至見食則惡矣。喜則心火發越，火生胃土，而胃氣大開，胃氣既開，而脾氣安得而閉乎。怒屬肝木，木能剋土，怒則氣旺，氣旺必能沖開脾氣矣。脾氣一開，易於消食，食消而所用飲饌必能化，精以養身，亦何畏於鬱乎。故見此等之症，必動之以怒，後引之以喜，而徐以藥餌繼之，實治法之善也。方用解鬱開結湯，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白芥子三錢，白朮五錢，生棗仁三錢，甘草五分，神麩二錢，陳皮五分，薄荷一錢，丹皮三錢，玄參三錢，茯神二錢，水煎服。十劑而結開，鬱亦盡解也。此方即逍遙散之變方，最善解鬱，凡鬱怒而不甚。

者服此方無不心曠神怡正不必動之以怒引之以喜之多事耳

此症亦可用杼木湯加梔子一錢神麩五分殊效方見前

咳嗽門

人有驟感風寒一時咳嗽鼻塞不通嗽重痰必先清後濁畏風畏寒此風寒入於皮毛肺經先受之也夫肺之竅通於鼻肺受風寒之邪而鼻之竅不通者阻隔肺金之氣也肺竅既不能通而人身之火即不能流行於經絡而火乃入於肺以助風寒之黨矣故初起咳嗽必須先散風寒而少佐散火之劑不可重用寒涼以抑其火亦不可多用燥熱以助其邪用和解之法為最妙如甘桔湯小柴胡湯是也然而世人往往以小恙不急治者多矣久則肺氣虛而難愈則補母補子之道宜知也補母者補其脾胃也補子者補其腎水也似乎宜分兩治之法以治久咳久嗽之症而余實有兼治之方既有利於子母而復有益於咳嗽母論新久之嗽皆可治之以取效也方用善散湯麥冬三錢蘇

葉二錢、茯苓三錢、玄參三錢、甘草一錢、黃芩八分、天門冬三錢、款冬花五分、貝母一錢、水煎服。此方用麥冬、天冬以安肺氣，用茯苓、甘草以健脾胃之土，用玄參以潤腎經之水，用蘇葉、款冬花以解散其陰陽之風邪，又加黃芩以清其上焦之火，貝母以消其內膈之痰，斟酌咸宜，調劑皆當，故奏功取勝耳。

此症亦可用
寧嗽丹

蘇葉、甘草、天花粉、天冬、款冬花各一錢，桔梗、生地各三錢，麥冬五錢，水煎服，一劑愈。

人有風寒已散，而痰氣未清，仍然咳嗽氣逆，牽引腰腹，俛仰不利，人皆謂必須治痰之為亟矣。然而治痰而痰愈多，嗽愈急，咳愈重者，何也？蓋治痰之標而不治痰之本耳。痰之標在於肺，痰之本在於腎。不治腎而治肺，此痰之所以不能去，而咳嗽之所以不能愈也。人生飲食原宜化精而不化痰，惟腎氣虛則胃中飲

食所化之津液欲入腎而腎不受，則上泛為痰矣。蓋因胃中所化之津液無多，不足以濟肺之乾枯，而心火轉來相奪，則津液不能滋肺，反化為痰涎而外越矣。然則治法宜大補其腎水，使腎水汪洋，既能制心火之有餘，更能濟肺金之不足，心火不敢相奪胃氣，又復相安，自然津液下潤，腎經獨受化精而不化痰矣。方用熟地二兩、麥冬二兩、甘草一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水煎服。此方即子母兩富湯加味者也。以熟地大滋其腎水，以麥冬大安其肺金，加芍藥、柴胡、甘草以舒其肝膽之氣，使其不來尅脾胃之土，則脾胃之氣易於升騰，上使救肺，而下可救腎，且邪亦易散，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人有久嗽不愈，用補腎滋陰之藥不效，反覺飲食少思，強食之而不化，吐痰不已者，人以爲肺經尚有邪，留於胃中，而不知乃脾

胃虛寒不能生肺使邪留連於中脘而作嗽也夫肺金之母脾胃一經之土也土旺則金旺土衰則金衰不補母以益金反瀉子以損土邪即外散肺且受傷况尚留餘邪未散乎母怪其久嗽而不愈也然則治之之法不可僅散肺之邪而當急補肺之氣不可僅補肺之氣而尤當急補脾胃之土矣然不可徒補脾胃也蓋補胃必須補心包之火而補脾必須補命門之火心包生胃土命門生脾土實有不同耳然而胃病則脾必病而脾病則胃亦病也吾補胃而即兼補脾補脾而即兼補胃未嘗非肺金之所喜肺喜正氣之生自惡邪氣之尅不必治嗽而嗽病自已矣方用補母止嗽湯白朮五錢茯苓五錢人參一錢陳皮三分甘草一錢蘇子一錢半夏一錢桔梗二錢麥冬五錢紫苑一錢肉桂五分水煎服一劑而嗽輕二劑而嗽更輕四劑而嗽全

止矣此方乃補脾胃之聖藥加入肉桂以補心包命門之二火一味而兩得之也又恐徒治脾胃之母置肺邪於不問增入補肺散邪之味則子母兩得而久嗽安得不速愈哉

此症用助金湯亦佳

人參三錢甘草款冬花各一錢白朮百合各五錢茯苓二錢肉桂炮薑蘇葉各部各五分半夏三分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咳嗽長年不愈吐痰色黃結成頑塊凝滯喉間肺氣不清用盡氣力始得吐出於口者此乃老痰之病也年老陽虛之人最多此症然用消痰清肺之藥往往不驗者蓋徒治其痰而不理其氣也夫痰盛則氣閉氣行則痰消老年之人孤陽用事又加氣閉而不伸則陽火煎熬遂成黃濁之痰氣虛不能推送故必咳之久而始能出也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人參五分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五分柴胡五分白芍一兩白芥子三錢甘

草一錢、梔子一錢、水煎服。二劑而痰變白矣。四劑而痰易出矣。十劑而咳嗽盡除。補陽氣之虛、開鬱氣之滯、消痰結之塊、祛久閉之火、有資益而無刻削。則老痰易化、而咳嗽易除也。倘徒用攻痰之藥、則陽氣必傷、而痰又難化、格格難吐。何日是清快之時乎。

此症用化老

湯亦佳

人參三分、白朮一錢、生地二錢、款冬花三分、白芥子白芍地骨皮各三錢、柴胡四分、甘草一錢、麥冬五錢、水煎服。四劑輕愈。

人有陰氣素虛、更加氣惱、偶犯風邪、因而咳嗽。人以散風祛邪之藥治之、而愈甚。此不治其陰虛之故也。然而徒滋其陰、而肝氣未平、則水來侮金、咳亦難已。法宜平肝而益之、以補水之劑、則水能資木、而水氣更平也。方用平補湯、熟地一兩、麥冬一兩、甘

草五分、白芍一兩、柴胡一錢、人參五分、茯苓三錢、天花粉二錢、百合五錢、炒黑荆芥一錢、水煎服。此方大補肺腎肝脾之四經、而尤能解肝氣之鬱、肝經鬱解、而肺經風邪亦不必祛而自散矣。人謂補腎補肺平肝足矣、何又兼補脾胃、而用人參耶。不知三經之氣、非脾胃之氣不行。吾少加入參茯苓以通之、則津液易生、而腎肝肺尤能相益也。

此症用換邪

湯亦效

白芍熟地麥冬各五錢、甘草柴胡香附各一錢、陳皮三分、白朮玄參各三錢、天花粉五分、蘇子一錢、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久咳而不愈者、口吐白沫、氣帶血腥。人以為肺經之濕也、而不知實肺金之燥。苟肺氣不燥、則清肅之令下行、而週身四達、何處非露氣之下潤乎。不特腎水足以上升而交於心、亦且心火下降而交於腎、不傳於肺矣。心火既不傳於肺金、曾何傷燥

之慮哉。惟其肺氣先已匱乏，高源之水，無有留餘之勢，而欲下
 澤之常盈，以上供於肺金之用，此必不得之數也。治法自宜專
 潤肺金之燥矣。然潤肺金之燥，而腎火上冲，則肺且救子之不
 暇，何能自潤。此肺腎必宜同治也。方用子母兩富湯，熟地二兩，
 麥冬二兩，水煎服。連服四劑，而肺金之燥除，腎火之乾亦解。譬
 如滂沱大雨，高低原隰，無不霑足。既鮮燥竭之虞，寧有咳嗽之
 患。倘失此不治，或治而不補益，其肺腎轉盼，而毛瘁色弊，筋急
 爪枯，咳引胸背，弔疼兩脇，諸氣膈鬱，諸痿喘嘔，噎塞血泄，種種
 危候，相因俱見矣。又用何藥以救其焦枯哉。

此症用夜露

飲亦妙

熟地麥冬共實各一兩，山茱萸五

錢，貝母五分，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久病咳嗽，吐痰色紅，有似嘔血，而實非血也。盜汗淋漓，腸鳴

作泄，午後發熱，人以為腎經之邪火大盛，將欲腎邪傳心也。誰
 知是脾邪之將傳於腎乎。此症初因腎水乾枯，腎經受邪，腎乃
 傳心，故發熱而夜重。未幾心邪傳肺，故咳嗽而汗泄。未幾肺邪
 傳肝，故脇痛而氣壅。未幾肝邪傳脾，故腸鳴而作泄。今既盜汗
 淋漓，腸鳴作泄，乃肺邪不傳肝，而傳脾也。邪不入腎肝，尚有可
 生之機。亟宜平肝滋腎，使邪不再傳，則肝平而不與肺為仇，腎
 滋而不與心為亢，再益之健脾之品，使脾健而不與腎為耗。自
 然心火不刑肺而生脾，脾氣得養而肺氣更安矣。方用轉逆養
 肺湯：白芍五錢，麥冬三錢，茯苓三錢，玄參二錢，熟地五錢，山茱
 萸五錢，北五味二錢，車前子二錢，地骨皮三錢，丹皮三錢，牛膝
 一錢，破故紙五分，貝母一錢，水煎服。連服十劑，而氣轉，再服十
 劑，而痰變為白，再服十劑，而泄止，腸亦不鳴也。此方本非止泄

之藥蓋泄成於陰虛補其陰而泄自止陰旺則火息不去燦金
金安則木平不去剋土可以消痰而化其火炎之色止泄而撤
其金敗之聲故腸鳴盜汗盡除而咳嗽亦愈矣

此症用止傳
湯亦妙

熟地二兩玄參百合各一兩白芥子二錢荆芥炒黑一錢茯苓
苓三錢沙參三錢地骨皮五錢桑葉十五片水煎服十劑輕

三十
劑愈

人有春暖夏熱則安然不嗽一遇秋涼即咳嗽不寧甚至氣喘難
臥人以為肌表之疏泄也誰知是鬱熱之難通乎夫人身之氣
血流通於肌肉之內則風邪不得而入惟氣血閉塞不通而邪
轉來相侮疑滯而變為熱矣蓋春夏之間皮膚疎泄內熱易於
外宣秋冬之際皮膚緻密內熱艱於外發所以春夏不咳嗽而
秋冬咳嗽也倘不治其鬱熱之本而惟用發散之品徒虛其外

愈不能當風寒之威徒耗其中益轉增其鬱熱之勢均失其治
之之法也所貴攻補兼施既舒其內鬱之熱而復疏其外入之
寒則本既不傷而未亦易舉也方用當歸五錢大黃一錢貝母
二錢天花粉三錢薄荷二錢荆芥二錢甘草一錢白朮三錢陳
皮三分神麩五分黃芩二錢桔梗二錢水煎服連服四劑秋冬
之時斷無咳嗽之症矣蓋大黃走而不守用之於祛火消痰之
中通鬱最速又得當歸之補而不滯白朮之利而不攻同隊逐
羣解紛開結內外兩益矣

此症用鬱金
丹亦甚效

白芍桔梗各三錢撫芎二錢白芥子茯苓生地各
三錢甘草欵冬花各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

此症用止聲
 湯甚神
 人有偶感風寒一時動喘氣急擡肩吐痰如湧喉中作水雞聲此
 外感非內傷也倘誤認內傷少用補氣之味則氣塞而不能言
 痰結而不可息矣治法宜用解表之味然而純補之藥不可用
 而清補之藥未嘗不可施也方用平喘仙丹麥冬五錢桔梗三
 錢甘草二錢半夏二錢黃芩一錢山豆根一錢射干一錢白薇
 一錢烏藥一錢蘇葉八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喘平再劑全
 愈不必三劑也蓋外感之喘乃風寒之邪從風府而直入於肺
 盡祛其痰而湧塞於咽喉之間看其病勢似重然較內傷之喘
 大輕也平喘仙丹專消肺邪而不耗肺之正順肺氣而不助肺
 之火故下喉即慶安全也

喘門

此症用止聲
 湯甚神

麻黃一錢、天門冬三錢、桔梗三錢、甘草茯苓各二錢、山豆根八分、射干陳皮半夏青黛各一錢、水煎服、一劑愈。

人有痰氣上冲於咽喉、氣塞肺管作喘、而不能取息、其息不粗而無擡肩之狀者、此氣虛而非氣盛也、乃不足之症、不可作有餘之火治之、人身之陰陽、原自相根、而陰陽中之水火、不可須臾離也、惟腎水太虛、而後腎火無制、始越出於腎宮、而關元之氣不能挽回、直奔於肺而作喘矣、然而關元之氣微、雖力不勝任、以挽回其將絕之元陽、而猶幸其一線之牽連也、則猶可救援於萬一耳、方用定喘神奇丹、人參二兩、牛膝五錢、麥冬二兩、北五味二錢、熟地二兩、山茱萸四錢、作湯煎服、一劑而喘少止、二劑而喘更輕、四劑而喘大定、此方人參宜多用、不用至二兩、則不能下達於氣海、關元以生氣於無何有之鄉、非用牛膝、不能下行、且牛膝能平胃腎之虛火、又能直補其下元之氣也、麥冬

益肺金、非多用、則自顧不服、何能生汪洋之水、以救燎原之炎耶、人喘則氣散、非五味子、何以能收斂乎、用熟地以益腎中之水也、腎水大足、自不去泄肺金之氣、然非多加、則陰不能驟生、而火不可以遽制、又益之以山茱萸、以贊襄熟地之不逮、自能水火既濟、而氣易還元也。

此症亦可用參

熟桃蘇湯

人參熟地各一兩、破故紙五分、茯神麥冬各五錢、胡桃一箇、生薑蘇子各一錢、山萸巴戟天各二錢、水煎服。

人有七情氣鬱結滯、痰涎或如破絮、或如梅核、咯之不出、嚥之不下、痞滿壅盛、上氣喘急、此內傷外感、兼而成之者也、此等之症最難治、欲治內傷、而外邪不能出、欲治外感、而內傷不能愈、然則終何以治之乎、吾治其肝膽、而內傷外感俱皆愈也、蓋肝膽乃陰陽之會、表裏之間也、解其鬱氣、而喘息可平矣、方用加味

逍遙散治之。白芍五錢，白朮三錢，當歸三錢，柴胡一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茯苓三錢，蘇葉一錢，半夏一錢，厚朴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痰氣清，再劑而痰氣更清，四劑而喘急自愈，病成於鬱，治鬱而諸症安得不速愈哉。

此症用蘇葉破結湯亦神

白芍茯苓各五錢，半夏二錢，蘇葉三錢，甘草一錢，枳殼五分，水煎服。一劑氣通痰消矣，二劑全愈。

人有久嗽之後，忽然大喘不止，痰出如泉，身汗如油，此汗出亡陽，本是不救之病，而吾以為可救者，以久嗽傷肺，而不傷腎也。夫喘症多是傷腎，久嗽之人，未有不傷腎者，以肺金不能生腎水，而腎氣自傷也。然而傷肺以致傷腎，與竟自傷腎者不同。蓋傷肺者傷氣也，傷腎者傷精也。故傷肺以致傷腎者，終傷氣而非傷精，精有形而氣無形，無形者補氣，可以生精，即補氣可以定

喘，有形者必補精以生氣，又必補精以回喘也。所以傷肺者易為功，不比傷腎者難為力。方用生脉散，麥冬一兩，人參五錢，北五味子二錢，水煎服。一劑而喘定，再劑而汗止，三劑而痰少，更加天花粉二錢，白朮五錢，當歸三錢，白芍五錢，再服十劑全愈。生脉散補氣之聖藥也，補其肺氣自生腎水矣。腎得水而火不上沸，則龍雷自安於腎臟，不必又去補腎也。以視傷腎動喘者，輕重不大相懸殊哉。

此症用歸氣湯亦妙

麥冬三兩，北五味三錢，熟地三兩，白朮二兩，水煎服。一劑而汗止，十劑全愈。

怔忡門

人有得怔忡之症者，一遇拂情之事，或聽逆耳之言，便覺心氣忡忡，上冲，有不能自主之勢，似煩而非煩，似暈而非暈，人以爲心虛之故也。然而心虛由於肝虛，肝虛則肺金必旺，以心弱不能制肺也。肺無火煨煉，則金必制木，肝不能生心，而心氣益困，故補心必須補肝，而補肝尤宜制肺。然而肺不可制也，肺乃嬌臟，用寒涼以制肺，必致傷損脾胃，肺雖制矣，而脾胃受寒，不能運化水穀，則肝又何所取資，而腎又何能滋益，所以肺不宜制，而宜養也。方用制忡湯治之，人參五錢，白朮五錢，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生棗仁一兩，北五味一錢，麥冬五錢，貝母五分，竹瀝十匙，水煎調服。一劑而怔忡少定，二劑更安，十劑全愈。此方不全去定心，而反去補肝，以平木則火不易動，補肺以養金，則木更能

靜矣、木氣既靜、則肝中生血、自能潤心之液、而不助心之焰、怔忡不治而自愈矣。

此症用栝蓮湯亦佳

人參麥冬各五錢、茯苓栝子仁丹皮各三錢、丹參二錢、半夏蓮子心各一錢、生棗仁三錢、水煎服、一劑安、十劑愈。

人有得怔忡之症、日間少輕、至夜則重、欲思一睡熟、而不可得者、人以為心虛之極也、誰知是腎氣之乏乎、凡人夜臥則心氣必下降於腎宮、惟腎水大耗、一如家貧客至無力相延、客見主人之窘迫、自然不可久留、徘徊岐路、實為徬徨耳、治法大補其腎中之精、則腎氣充足矣、方用心腎兩交湯、熟地一兩、山茱八錢、人參五錢、當歸五錢、炒棗仁八錢、白芥子五錢、麥冬五錢、肉桂三分、黃連三分、水煎服、一劑即熟睡、二劑而怔忡定、十劑全愈矣、此方補腎之中、仍益之補心之劑、似乎無專補之功、殊不知

腎水既足、而心氣若虛、恐有不相契合之虞、今心腎兩有餘資、主客分外加歡、相得益彰矣、况益之介紹、如黃連肉桂並投、則兩相贊頌和美、有不賦膠漆之好者乎。

此症用交合

湯亦效

人參五錢、熟地二兩、黃連三分、肉桂五分、水煎服、一劑即睡、十劑全安。

人有得怔忡之症、心常忡忡不安、常若有官事未了、人欲來捕之狀、人以為心氣之虛也、誰知是膽氣之怯乎、夫膽屬少陽、心之母也、母虛則子亦虛、惟是膽氣雖虛、何便作怔忡之病、不知臟腑之氣、皆取決於膽、膽氣一虛、而臟腑之氣、皆無所遵從、而心尤無主、故忡忡而不安者、乃似乎怔忡、而實非怔忡也、治法徒補心、而不補各臟腑之氣、則怔忡之病不能痊、補各臟腑之氣、而不補膽之氣、內無剛斷之風、外有紛紜之擾、又安望心中之

○寧靜乎故必補膽之氣而後可以去怯也方用堅膽湯白朮五錢人參五錢茯神三錢白芍二兩鉄粉一錢丹砂一錢天花粉三錢生棗仁三錢竹茹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膽壯二劑而膽更壯十劑而怵怵者不知其何以去也此方肝膽同治之劑亦心膽共治之劑也肝與膽為表裏治膽而因治肝者兄旺而弟自不衰也心與膽為子母補膽而兼補心者子強而母自不弱也又有鎮定之品以安神刻削之味以消痰更相佐之得宜即是怔忡未有不奏功如响者况非怔忡之真病乎

此症用龍齒壯

膽湯亦效

人參竹茹各三錢五味子遠志各一錢生棗仁一兩白芍八錢當歸五錢龍齒醋碎研末五分水煎調服二劑即安

驚悸門

人有聞聲而動驚心中怵怵半日而後止者人以為心中有痰也乃用消痰之藥治之不效久則不必聞聲而亦驚且添悸病心中常若有來捕者是驚悸相連而至也雖俱是心虛之症而驚與悸實有不同蓋驚之病輕於悸悸之病重於驚驚從外來而動心悸從內生而動心也若怔忡正悸之漸也故驚悸宜知輕重一遇怔忡即宜防驚一驚即宜防悸然而驚悸雖分輕重而治虛則一也方用安定湯黃芪一兩白朮五錢當歸五錢生棗仁五錢遠志三錢茯神五錢甘草一錢熟地一兩半夏二錢麥冬五錢栝子仁三錢玄參三錢水煎服一劑而驚悸輕再劑更輕十劑全愈夫神魂不定而驚生神魂不安而悸起皆心肝二部之血虛也血虛則神無所歸魂無所主今用生血之劑以大

補其心肝則心肝有血以相養神魂何至有驚悸哉倘此等之藥用之驟效未幾而仍然驚悸者此心肝大虛之故也改煎藥為丸方用鎮神丹人參四兩當歸三兩白朮五兩生棗仁三兩遠志二兩生地三兩熟地八兩白芥子一兩茯苓三兩栝子仁一兩龍骨一兩醋焯用虎睛一對陳皮三錢麥冬三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早晚各五錢一料全愈此方較前方更奇而神方中用龍虎二味實有妙義龍能定驚虎能止悸入之補心補腎之中使心腎交通而神魂自定也

此症用鎮心丹亦效

人參白芍各一兩丹砂一錢鐵落一錢天花粉一錢山藥五錢遠志二錢生棗仁五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全愈

人有先驚而後悸亦有先悸而後驚似乎不同而不知非有異也不過輕重之殊耳但驚有出於暫而不出於常悸有成於暗而

不成於明者似乎常暫明暗之不同然而暫驚輕於常驚明悸重於暗悸吾定一方合驚悸而治之名為兩靜湯人參一兩生棗仁二兩菖蒲一錢白芥子三錢丹砂三錢巴戟天一兩水煎服連服四劑驚者不驚而悸者亦不悸也此方多用生棗仁以安其心用人參巴戟天以通心腎心腎兩交則心氣通於腎而夜能安腎氣通於心而日亦安也心腎交而晝夜安即可久之道也

此症用鎮心丹亦可同治

辨證錄
 卷之四
 〇十六
 凌雲亭藏

虛煩門

人有遇事或多言而煩心生常若胸中擾攘紛紜而嘈雜此陰陽
 偏勝之故火有餘而水不足也或謂心熱則火動而生煩膽寒
 則血少而厭煩矣不知虛煩實本於心熱膽則未嘗寒也夫膽
 則最喜熱而惡寒世人云膽寒則怯者正言膽之不可寒也膽
 寒既怯何敢犯火熱之心可見虛煩是心火之熱非膽木之寒
 矣古人用溫膽湯以治虛煩而煩轉盛者正悞認膽寒也治法
 宜於補心之中而用清心之味方名解煩益心湯人參二錢黃
 連一錢生棗仁三錢白朮一錢茯神三錢當歸二錢玄參五錢
 甘草三分枳殼五分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煩止再劑煩除
 矣此方純是入心之藥清火而加入消痰之藥者有火必有痰
 也痰火散而煩自釋矣况又有補心之劑同羣並濟哉

此症用玄冬湯亦甚神
玄參麥冬各二兩水煎服一劑而心安二劑全愈

人有年老患虛煩不寐大便不通常有一畏熱氣自臍下直冲於心便覺昏亂欲絕人以為火氣之冲心也誰知是腎水之大虧乎夫心中之液實腎內之精也心火畏腎水之尅乃假尅也心火喜腎水之生乃真生也心得腎之交而心乃生心失腎之通而心乃死虛煩者正死心之漸也惟是腎既上通於心何以臍下之氣上冲而心煩不知腎之交於心者乃腎水之交而非腎火之交也腎水交於心而成既濟之泰腎火交於心而成未濟之否故既濟而心安未濟而心煩耳老人孤陽無水熱氣上冲乃腎火冲心也火之有餘實水之不足治法大補腎中之水則水足以制火火不上冲而煩自止矣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品治之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四錢茯苓三錢丹皮五錢澤瀉

二錢白芍五錢麥冬五錢炒棗仁五錢北五味一錢柴胡五分甘菊三錢水煎服二劑而煩却四劑而大便通二十劑不再發六味丸湯所以滋腎水之涸也麥冬五味滋其化源白芍柴胡以平肝肝平而相火無黨不至引動包絡之火又得棗仁甘菊相制則心氣自舒而復有腎水交通有潤之樂而無燥之苦豈尚有虛煩之動乎

此症用濟心丹亦效

熟地二兩麥冬玄參生棗仁各五錢丹皮地骨皮
柏子仁兔絲子巴戟天各三錢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晝夜不能寐，心甚燥煩，此心腎不交也。蓋日不能寐者，乃腎
 不交於心；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於腎也。今日夜俱不寐，乃心
 腎兩不相交耳。夫心腎之所以不交者，心過於熱而腎過於寒
 也。心原屬火，過於熱則火炎於上而不能下交於腎；腎原屬水，
 過於寒則水沉於下而不能上交於心矣。然則治法使心之熱
 者不熱，腎之寒者不寒，兩相引而自兩相合也。方用上下兩濟
 丹：人參五錢，熟地一兩，白朮五錢，山茱萸三錢，肉桂五分，黃連
 五分，水煎服。一劑即寐。蓋黃連涼心，肉桂溫腎，二物同用，原能
 交心腎於頃刻，然無補藥以輔之，未免熱者有太燥之虞，而寒
 者有過涼之懼。得熟地、人參、白朮、山茱萸以相益，則交接之時，既
 無刻削之苦，自有歡愉之慶。然非多用之，則勢單力薄，不足以

不寐門

人有晝夜不能寐，心甚燥煩，此心腎不交也。蓋日不能寐者，乃腎
 不交於心；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於腎也。今日夜俱不寐，乃心
 腎兩不相交耳。夫心腎之所以不交者，心過於熱而腎過於寒
 也。心原屬火，過於熱則火炎於上而不能下交於腎；腎原屬水，
 過於寒則水沉於下而不能上交於心矣。然則治法使心之熱
 者不熱，腎之寒者不寒，兩相引而自兩相合也。方用上下兩濟
 丹：人參五錢，熟地一兩，白朮五錢，山茱萸三錢，肉桂五分，黃連
 五分，水煎服。一劑即寐。蓋黃連涼心，肉桂溫腎，二物同用，原能
 交心腎於頃刻，然無補藥以輔之，未免熱者有太燥之虞，而寒
 者有過涼之懼。得熟地、人參、白朮、山茱萸以相益，則交接之時，既
 無刻削之苦，自有歡愉之慶。然非多用之，則勢單力薄，不足以

投其所好而履其所取恐暫效而不能久效耳

此症用芡蓮

丹亦佳

人參茯苓玄參熟地生地蓮子心山藥
芡實各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四劑安

人有憂愁之後終日困倦至夜而雙目不閉欲求一閉目而不得者人以為心腎之不交也誰知是肝氣之太燥乎夫憂愁之人未有不氣鬱者也氣鬱既久則肝氣不舒肝氣不舒則肝血必耗肝血既耗則水中之血上不能潤於心而下必取汲於腎然而肝木大耗非杯水可以灌溉豈能堪日日之取給乎於是腎水亦枯而不能供肝木之涸矣其後腎止可自救其焦釜見肝木之來親有閉關而拒矣肝為腎之子腎母且棄子而不顧况心為腎之仇又烏肯引火而自焚乎所以堅閉而不納也治法必須補肝血之燥而益腎水之枯自然水可以養木而肝可以

交心也方用潤燥交心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熟地一兩玄參一兩柴胡三分菖蒲三分水煎服一劑而肝之燥解再劑而肝之鬱亦解四劑而雙目能閉而熟睡矣此方用芍藥當歸以滋其肝則肝氣自平得熟地以補腎水則水足以濟肝而肝之血益旺又得玄參以解其心中之炎而又是補水之劑投之柴胡菖蒲解肝中之鬱引諸藥而直入於心宮則腎肝之氣自然不交而交也

此症用安睡

丹亦妙

白芍生地當歸各五錢甘草一錢熟地一兩山茶黃枸杞
各二錢甘菊花三錢水煎服二劑即閉目矣十劑全愈

人有夜不能寐恐鬼祟來侵睡臥反側輾轉不安或少睡而即驚醒或再睡而恍如捉拿人以為心腎不交而孰知乃膽氣之怯也夫膽屬少陽其經在半表半裏之間心腎交接之會也心之

氣由少陽以交於腎，腎之氣亦由少陽以交於心。膽氣既虛，至不敢相延，心腎二氣而為之介紹，心腎乃怒其閉門不納，兩相攻擊，故膽氣愈虛，驚悸易起，益不能寐耳。治法宜補少陽之氣，然補少陽又不得不補厥陰也。蓋厥陰肝經與少陽膽經為表裏，補厥陰之肝，正補少陽之膽耳。方用肝膽兩益湯，白芍一兩，遠志五錢，炒棗仁一兩，水煎服。一劑而寐安，二劑而睡熟，三劑而驚畏全失。此方自芍入肝入膽，佐以遠志棗仁者，似乎入心而不入膽，不知遠志棗仁既能入心，亦能入膽，況同白芍用之，則共走膽經，又何疑乎。膽得三味之補益，則膽汁頓旺，何懼心腎之相格乎。

此症用無憂湯亦甚妙

白芍五錢，竹茹三錢，炒棗仁三錢，人參三錢，當歸五錢，一劑睡寧，四劑全愈。

人有神氣不安，臥則魂夢飛揚，身雖在床，而神若遠離，聞聲則驚醒而不寐，通宵不能閉目，人以為心氣之虛也。誰知是肝經之受邪乎。夫肝主藏魂，肝血足則魂藏，肝血虛則魂越。遊魂亦因虛而變也。今肝血既虧，肝臟之中無非邪火之氣，木得火而自焚，魂將安寄，自避出於軀殼之外。一若離魂之症，身與魂分為兩也。然而離魂之症與不寐之症又復不同。離魂者魂離而能見物不寐，而若離魂者魂離而不能見物也。其所以不能見物者，陰中有陽，非若離魂之症純於陰耳。治法祛肝之邪而先補肝之血，血足而邪自難留，邪散而魂自歸舍矣。方用引寐湯，白芍一兩，當歸五錢，龍齒末火煨二錢，菟絲子三錢，巴戟天三錢，麥冬五錢，栝子仁二錢，炒棗仁三錢，茯神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寐矣。連服數劑，夢魂甚安，不復從前之飛越也。此方皆是補肝

補心之藥、而用之甚奇者、全在龍齒、古人謂治魄不寧者、宜以虎睛治、魂飛揚者、宜以龍齒正、取其龍齒入肝、而能平木也、夫龍能變化、動之象也、不寐非動乎、龍雖動、而善藏、動之極、正藏之極也、用龍齒以引寐者、非取其動中之藏乎、此亦古人之所未言、余偶及之、洩天地之奇也

此症用濯枝湯亦效

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白芍當歸炒棗仁各五錢、丹砂一錢、遠志八分、柴胡三分、半夏一錢、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心顛神憊、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達旦不能寐、目眈眈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欲少閉睫而不可得、人以為心腎之不交也、誰知是膽虛、而風襲之乎、夫膽虛則怯、怯則外邪易入矣、外邪乘膽氣之虛、既入於膽之中、則膽氣無主、一聽邪之所為、膽欲通於心、而邪不許、膽欲交於腎、而邪又不許、此目之所以眈眈、

而耳之所以聵聵也、心腎因膽氣之不通、亦各退守本宮、而不敢交接、故欲閉睫而不可得也、夫膽屬少陽、少陽者木之屬也、木與風同象、故風最易入也、風乘膽木之虛、居之而不出、則膽畏風之威、膽愈怯矣、膽愈怯而又無子母之援、何啻如臥薪嘗膽之苦、又安得悠然來夢乎、治法必補助其膽氣、而佐以祛風蕩邪之品、則膽氣壯、而風邪自散、庶可高枕而臥矣、方用祛風益膽湯、柴胡二錢、郁李仁一錢、烏梅一箇、當歸一兩、川芎三錢、麥冬五錢、沙參三錢、竹茹一錢、甘草一錢、白芥子二錢、陳皮五分、水煎服連服二劑、而顛憊止、再服二劑、而見聞有所用、人亦熟睡矣、此方絕不治心腎之不交、而惟瀉膽木之風邪、助膽木之真氣、則膽汁不乾、可以分給於心腎、自然心腎兩交、欲不寐得乎

此症亦可用

助勇湯

荆芥當歸各三錢防風天花粉各一錢川芎竹
茹各二錢枳殼獨活各五分水煎服二劑愈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健忘門

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記憶雖人述其前事猶若茫然此
真健忘之極也人以爲心血之涸誰知是腎水之竭乎夫心屬
火腎屬水水火似乎相尅其實相尅而妙在相生心必藉腎以
相通火必得水而既濟如止益心中之血而不去填腎中之精
則血雖驟生而精仍長涸但能救一時之善忘而不能冀長年
之不忘也治法必須補心而兼補腎使腎水不乾自然上通於
心而生液然而老年之人乃陰盡之時補陰而精不易生非但
藥品宜重而單恃煎湯恐有一時難以取勝之憂服湯劑之後
以丸藥繼之始獲永遠之效也方名生慧湯熟地一兩山茱萸
四錢遠志二錢生棗仁五錢栝子仁去油五錢茯神三錢人參
三錢菖蒲五分白芥子二錢水煎服連服一月自然不忘矣此

方心腎兼補，上下相資，實治健忘之聖藥。苟能日用一劑，不特却忘，併有延齡之慶矣。然而人必苦服藥也，則丸方又不可不傳耳。方名扶老丸。人參三兩，白朮三兩，茯神二兩，黃芪三兩，當歸三兩，熟地半兩，山茱萸四兩，玄參三兩，菖蒲五錢，栝子仁三兩，生棗仁四兩，麥冬三兩，龍齒三錢，白芥子一兩，各為細末，蜜為丸，丹砂為衣。每日晚間白滾水吞下三錢。久服斷不健忘。此方老少人俱可服，而老年人尤宜。蓋補腎之味多於補心，精足而心之液生，液生而心之竅啓，竅啓而心之神清，何至昏昧而善忘哉。

此症亦可用強記湯

熟地麥冬生棗仁各一兩，遠志二錢，水煎服，三十劑不忌矣。

人有壯年而善忘者，必得之傷寒大病之後，或酒色過度之人，此

等之病，視若尋常，而本實先匱，最為可畏。世人往往輕之，而不以為重，久則他病生焉。變遷異症，而死者多矣。予實憫之，故又論及此。此種健忘，乃五臟俱傷之病，不止心腎二經之傷也。若徒治心腎，恐胃氣甚弱，則虛不受補，甚為可慮。必須加意強胃，使胃強不弱，始能分布精液於心腎耳。方用生氣湯：人參二錢，白朮一錢，茯苓三錢，遠志八分，炒棗仁二錢，熟地五錢，山茱萸二錢，甘草三分，神麩三分，半夏三分，麥冬一錢，肉桂三分，菖蒲三分，芡實三錢，廣木香一分，水煎服。四劑而胃口開，十劑而善忘少矣。連服三十劑，全愈。此方藥味多，而分兩輕者，以病乃久虛之症，大劑恐有阻滯之憂，味少恐無調劑之益。所以圖功於緩，而奏效於遠也。扶助胃氣，而仍加意於補心腎二經，則五臟未嘗不同補也。有益無損，殆此方之謂歟。

此症亦可用強記湯，
加人參三錢，治之。

人有氣鬱不舒，忽忽如有所失，目前之事，竟不記憶，一如老人之善忘，此乃肝氣之滯，非心腎之虛耗也。夫肝氣最急，鬱則不能急矣。於是腎氣來滋，至肝則止，心氣來降，至肝則回，以致心腎兩相間隔，致有遺忘也。治法必須通其肝氣之滯，而後心腎相通。何至有目前之失記乎？然而欲通肝氣，必須仍補心腎，要在於補心，補腎之中，而解其肝氣之鬱，則鬱猶易解，不至重鬱。否則已結之鬱，雖開而未結之鬱，必至重結矣。方用通鬱湯：白芍一兩，茯神三錢，人參二錢，熟地三錢，玄參三錢，麥冬三錢，當歸五錢，柴胡一錢，菖蒲五分，白芥子二錢，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而鬱少解，二劑而鬱更解，四劑而鬱盡解。此方善於開鬱，而又無刻削乾燥之失，直解其肝中之沉滯，使肝血大旺，既不取給

於腎水，復能添助夫心火，心肝腎一氣貫通，寧尚有遺忘失記之病哉。

此症可用
存注丹

白芍白朮生地各三錢，麥冬柏子仁各五錢，甘草菖蒲各一錢，柴胡天花粉各二錢，青皮三分，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對人說話，隨說隨忘，人述其言，杳不記憶，如從前並不道及人以為有崇憑之也。誰知是心腎之兩開乎？夫心腎交，而智慧生，心腎離，而智慧失。人之聰明，非生於心腎，而生於心腎之交也。腎水資於心，則智慧生生不息；心火資於腎，則智慧亦生生無窮。苟心火亢，則腎畏火炎，而不敢交於心；腎水竭，則心惡水乾，而不肯交於腎。兩不相交，則勢必至於兩相忘矣。夫心腎如夫婦也，夫婦乖離，何能記及於他事乎？治法必須大補心腎，使其相離者，重復相親；自然相忘者，復能相憶耳。方用神交湯，人

參一兩、麥冬一兩、巴戟天一兩、栢子仁五錢、山藥一兩、芡實五錢、玄參一兩、丹參三錢、茯神三錢、菟絲子一兩、水煎服、連服十劑、即不忘矣。服一月、不再忘。此方似乎重於治心、而輕於治腎、不知夫婦之道、必男求於女、而易於相親、重於治心者、正欲使心之先交於腎也。然而方中之妙、無一味非心腎同治之藥、是治心無非治腎也、而交腎仍無非交心也。兩相交而兩相親、寧有再忘者乎。

此症可用天絲飲亦效
巴戟天一兩、菟絲子一兩、水煎服、十劑即不忘

癲癩門

人有素常發癲、久而不效、口中喃喃不已、時時忽忽不知、時而叫罵、時而歌唱、吐痰如涎、蚰之涎、人皆謂痰病也。然以消痰化涎之藥與之、多不效。蓋此症乃胃中少有微熱、而氣又甚衰、故症有似於狂而非狂、有似於癩而非癩也。治法宜補胃氣、而微用清火之藥、可以奏功。然而胃土之衰、由於心火之弱、胃火之盛、由於心火之微。未可徒補胃土、而清胃火也。方用助心平胃湯、人參五錢、茯神一兩、貝母三錢、神麴一錢、肉桂三分、甘草一錢、甘菊三錢、菖蒲一錢、生棗仁五錢、水煎服。一劑而癲止半、再劑而癲盡除也。此方補胃氣、以生心氣、助心火、而平胃火、故心既無傷、而胃又有益、不必治癲、而癲自止矣。

此症用天半神丹亦神效

巴戟天三兩，半夏三錢，水煎服。一劑即止癲，十劑不再發。

人有壯年之人，痰氣太盛，一時跌仆，口作牛馬之鳴者，世人所謂牛馬之癲也。其實乃虛寒之症，痰入心包也。夫心屬火，而心包亦屬火也。心喜寒，而心包喜溫，所以寒氣一入包絡，即拂其性矣。况又有痰氣之侵乎？夫人身之痰，五臟六腑無不相入，安在犯包絡之即至於迷心乎？包絡為心君之相，凡有痰侵心，包絡先受之，包絡衛心，惟恐痰之相犯，故痰氣一入，即呼諸臟腑來相救援，作牛馬之聲者，所謂痛不擇聲也。治法急救其心，不若急救其包絡。方用濟艱湯：白朮五錢，人參五錢，茯神三錢，菖蒲五分，遠志一錢，栝子仁三錢，半夏三錢，天花粉一錢，南星一錢，附子一錢，神麩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癲止，再劑全愈。連服八劑，此症永絕，不再發。方中雖是救包絡之藥，其實仍是救心之味。

也。心安而包絡更安，况附子南星，俱是斬關奪門之將，指揮如意，而外邪近賊，掃蕩無遺，可慶救寧之福也。

此症用菖蒲湯，亦神效。

人參五錢，肉桂二錢，半夏三錢，白朮一兩，茯神五錢，菖蒲一錢，良薑五分，水煎服，十劑愈。

小兒易於發癲癩者，雖因飲食失宜，亦由母腹之中，先受驚恐之氣也。故一遇可驚之事，便跌仆吐涎，口作猪羊之聲。世醫謂是猪羊之癲，用祛痰搜風之藥，而益甚，絕不悟其先天之虧損，而大補其命門。膻中之火，所以愈不能見效也。治法宜補其脾胃之土，而更補命門之火，以生脾，復補膻中之火，以生胃，不必治痰，而痰自消化矣。方用四君子湯加減：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甘草一分，附子一片，半夏八分，白薇三分，水煎服。一劑即止驚，而癲亦即愈。四君子湯原是補脾胃之聖藥，脾胃健而

驚風自收原不必用鎮定之藥以止之也况加附子無經不達而更能直補命門膻中之火以生脾胃二經之土則土更易旺而痰更易消益之半夏以逐其敗濁白薇以收其神魂安得而癲哉

此症用溫養

湯亦妙

人參二錢白朮三錢肉桂五分半夏八分乾薑五分水煎服一劑止四劑全愈

婦人一時發癲全不識羞見男子而如怡遇女子而甚怒往往有赤身露體而不顧者此乃肝火熾盛思男子而不可得鬱結而成癲也夫肝火熾盛何便成癲蓋婦人肝木最不宜旺旺則木中生火火逼心而焚燒則心中不安有外行之失矣然而心宮之外有包絡之護何以不為阻隔任其威逼乎不知肝木之火乃虛火也虛火與相火同類庶匪比之朋忘聖明之戴聽其直

燒心中而不顧也然而心君出走宜有死亡之虞何以但癲而不死蓋有腎水之救援耳思男子而不可得者因腎經之旺也雖所旺者半是腎火而腎水實未涸也有肝火之相逼即有腎水之相滋所以但成癲痴而未至夭喪耳治法宜瀉其肝火補其腎水而兼舒其鬱悶之氣為得也方用散花丹柴胡三錢炒梔子五錢白芍二兩當歸一兩生地一兩熟地二兩玄參二兩天花粉三錢陳皮一錢茯神五錢水煎服一劑而癲輕二劑而羞惡生三劑而癲失必閉門不見人也此方全去瀉肝之火不去耗肝之血疏肝之鬱不去散肝之氣補腎中之精不去救心中之焰水足則木得所養而火自息於木內火息則神得所安而魂自返於肝中况有消痰利水之劑則痰氣盡消各化為水同趨於膀胱而出矣

此症用梔連瀉
火湯亦甚效

生地一兩當歸丹皮各五錢炒梔子天花粉各三錢黃連二錢吳茱萸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癲輕二劑全愈○此方兼可治熱入血室少加柴胡一錢

人有入干戈之中為賊所執索金帛不與賊褫其衣將受刃得釋遂失心如癡人以為失神之病也誰知是膽落之病乎夫膽附於肝者也因驚而膽墮者非膽之果落於肝中也蓋膽中之汁味散而不收一如膽之墮落於肝耳膽既墮落則膽中之汁盡為肝之所收則肝強膽弱而心不能取決於膽心即忽忽如失一如癲痴之症矣治法瀉肝氣之有餘補膽氣之不足則膽汁自生而癲痴可愈矣方用却驚丹治之附子三分陳皮一錢白朮三錢當歸五錢丹砂一錢鐵粉一錢茯神三錢遠志一錢半夏一錢人參三錢薄荷一錢天花粉二錢南星一錢各為細末

蜜為丸如彈子大薑湯送下一丸而驚氣即收矣連服三丸而癲痴自愈不必盡服此方安神定志之聖方也方中全在用鐵粉為神鐵粉者鐵落也最能推抑肝邪而又不損肝氣肝與膽同類均木之象也木畏金刑故用鐵落以制肝非取其金剋木之意乎金剋肝木未必不金剋膽木矣然而肝木陰木也膽木陽木也鐵落剋陰木而不剋陽木故制肝而不制膽所以既伐肝邪即引諸藥直入膽中以生膽汁不獨取其化痰而靜鎮也

此症用收驚

湯亦效

當歸山茱萸各一兩白芍二兩北五味二錢附子三分水煎服一劑驚收二劑再不痴矣三劑全愈

人有思慮過度耗損心血遂至癲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閉戶自言喃喃不已人以為花癲之病也誰知是失志之癲乎夫思慮過多必傷於脾脾氣一損即不能散精於肺肺氣又傷而

清肅之令不行，而脾氣更傷矣。且脾者，心之子也。脾病而心必來援，猶子病而母必來顧。心見脾氣之傷，以至失志，則心中無主，欲救而無從，欲忘而不得，呼隣而不應，思仇而相侵。於是自忘其身，將為從井之事。見人而嘯囁，背客而絮叨，遂至於癲而不自覺也。治法非急清其心不可。然而心病由於脾病也。補心以定志，更不若補脾以定志之為神。方用歸神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巴戟天一兩，茯神五錢，紫河車一具，半夏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丹砂一錢，菖蒲一錢，麥冬五錢，栢子仁三錢。不去油，白芥子三錢，各為末。先將紫河車淨水煮熟，不可去血絲，搗爛將各藥末再搗為丸。白滾水送下五錢，連服數日，而癲如失也。此方心脾同治之藥也。雖消痰而不耗氣，用紫河車者，以紫河車為先後天之母，更能歸神於頃刻，神得河車而有依，則志

即依神而相守，不特已失者重回，而既回者尤能永固也。

此症用加味温

養湯亦效

人參一兩，白朮二兩，麥冬一兩，半夏三錢，

肉桂一錢，水煎服，二劑少愈，十劑全愈。

滿山遍野之煩始能盡行撲滅也

此症用坎水湯亦效

石膏一兩、玄參二兩、甘草一錢、天花粉三錢、炒梔子三錢、車前子二錢、水煎服、一劑狂定、再劑全愈

人有火起發狂、腹滿不得臥、面赤心熱、妄見妄言、如見鬼狀、此亦陽明胃火之盛也、然胃火是陽症、而妄見妄言、如見鬼狀、又是陰症何也、陽明之火盛、由於心包之火盛也、陽明屬陽、而心包屬陰、心包與陽明之火、一齊並動、故腹滿而不得臥、倘僅有胃火之動、而心包之火不動、雖口渴腹滿、而尚可臥也、唯心包助胃火、而齊動、遂至心神外越、而陰氣乘之、若有所見、因而妄有所言、如見鬼、而實非真有鬼也、治法仍宜瀉胃之火、而不必瀉心包之火、蓋胃為心包之子、心包為胃之母也、母盛而子始旺、然子衰而母亦弱耳、瀉胃火非即瀉心包之火乎、方用瀉子湯

玄參三兩、甘菊花一兩、知母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胃火平、二劑而心包火亦平矣、二火既平、而狂病自愈、論理此症可用白虎湯、子嫌白虎湯過於峻削、故改用瀉子湯、以此症心包屬陰、用白虎湯以瀉陽、畢竟有傷陰氣、不若瀉子湯、既瀉其陽、而又無損其陰之為愈也、或曰、母盛而子始旺、瀉心包之火可也、何以瀉胃子之火耶、不知五臟六腑之火最烈者、胃火也、胃火一熾、將腎水立時燦乾、故必須先救胃火、胃火息、而心包之火亦息矣、倘先瀉心包之火、而寒涼之藥不能先入、心包必由胃而後入、假道滅虜、不反動胃火之怒乎、不若直瀉胃火、既能制陽、又能制陰、兩有所得也、

此症用二石

湯亦神

人參五錢、石膏五錢、寒水石二錢、茯苓三錢、半夏二錢、丹皮五錢、水煎服、一劑狂定、二劑全愈

人有易喜易笑、狂妄譫語、心神散亂、目有所見、人疑為胃火之熱也、不知此病非胃熱也、乃心熱耳、心熱發狂、膻中之外衛謂何、亦因心過於酷熱、則包絡膻中、何敢代心以司令、聽心中之自主、而喜笑不節矣、譬如君王恣肆以擅威、宰輔大臣、不敢輕諫、則近侍左右、無非便佞之流、自然聲色可以娛心、言語可以博趣、此偏喜偏笑之所必至也、於是所發之令、無非亂政、及至今、不可行、而渙散之景象、有同鬼域矣、人心之發熱、何獨不然而、而心中發狂、以至神越、宜立時暴亡矣、何以仍能苟延日月、取不知心熱之發狂、不同於胃熱之發狂、胃之發狂、乃外熱而犯心、心之發狂、乃內熱而自亂、故胃狂有遽亡之禍、而心狂有苟延之倖也、治法必以清心為主、心清而狂自定矣、方用清心丹、黃連三錢、茯神五錢、生棗仁五錢、人參三錢、麥冬一兩、玄參一

兩、丹參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神定、再劑而狂定、不必用三劑也、黃連所以清心火、然徒用黃連、則心火正燥、恐黃連性燥、反動其燥、所以又益人參、丹參、麥冬之類、潤以濟之、蓋火有餘、自然氣不足、補氣以瀉火、則心君無傷、可靜而不可動矣、

此症用解妄湯亦效

人參一兩、黃連、茯神、柏子仁、玄參、丹參各三錢、生棗仁五錢、甘草一錢、肉桂二分、水煎服、一劑狂定、二劑全愈

人有身熱發狂、所言者無非淫亂之語、所喜者無非歡愉之事、一拂其言、一違其事、則狂妄猝發、見神見鬼、人以為心熱之極也、誰知是心包之熱乎、夫心包為心君之副、心中安靜、胡為任包絡之拂亂、乖張至此、蓋君弱臣強、心中寒極、不能自主耳、譬如庸懦之主、朝綱解散、乃寄其權於相、而相臣植黨營私、生殺予奪、悉出其手、奉令者立即稱揚、違命者輒加苛斥、聞順情之辭、

則喜聽逆耳之言則怒顛倒是非違背禮法心自生疑若有所見心包熱狂正復相似治法自應瀉心包之火然而徒治心包而心中內寒愈有震驚之嫌必須補助其心使心氣不弱而後呼名外人可清震主之賊矣苟或單瀉心包之火則心包且有犯逆之危非治法之善也方用衛主湯人參一兩茯苓五錢玄參一兩天花粉三錢麥冬五錢生地五錢丹皮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身熱止二劑而狂妄定四劑而喜怒得其正矣方中止玄參生地丹皮乃清心包之藥其人參茯苓麥冬仍是補心之品心強而心包之火自弱矣况玄參生地丹皮雖瀉心包而亦是補心之劑自然撥亂為安化奸為忠也或謂心中虛寒用人參以補虛是矣然用玄參丹皮生地之類雖涼心包獨不益心之寒乎似乎宜加熱藥以濟之也嗟乎心寒用熱藥理也然而心

包火旺用助火之藥以益心必由心包而後能入火性炎蒸心未必得益而轉助心包之焰矣故不若用人參以助心之為得蓋人參亦能助心包非心包所惡用玄參之類共入之自然擁衛其心指揮羣藥以掃蕩炎氛將心氣自旺寒變為溫何必用熱藥以生變哉

此症用正心

湯亦神效

人參熟地各一兩玄參麥冬各二兩菖蒲一錢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

人有為強橫者所折辱憤懣不平遂病心狂時而持刃時而踰屋披頭大叫人以為陽明胃火之盛也誰知是陽明胃土之衰乎夫陽明火盛必由於心火之大旺也心火旺而胃火盛是火生夫土也心火衰而胃火盛是土敗於火也火生土而胃安土敗火而胃變雖所變有似於真火之盛而中已無根欲土崩瓦解

而不可救矣。夫狂症皆是熱，而余以此爲虛熱而非實熱，孰肯信之？不知臟腑實熱可以涼折，而虛熱必須溫引，然而陽明胃經之虛熱，又不可全用溫引也。於溫中而佐之微寒之品，實治法之善者。蓋陽明虛熱，乃內傷而非外感也。因憤懣而生熱，不同於邪人而生熱也。明甚以邪熱爲實熱，而正熱爲虛熱耳。方用平熱湯：人參五錢，黃芪一兩，甘草一錢，麥冬一兩，黃芩一錢，青皮五分，竹瀝一合，白芍五錢，茯苓三錢，棗仁三錢，炒梔子五分，天花粉三錢，柴胡五分，水煎服。二劑而狂輕，四劑而狂定，服一月而安。然熟臥矣。此方變竹葉石膏湯以治陽明之虛熱也。甘溫以退大熱，復佐之以甘寒，使陽明之火相順而不逆，轉能健土於火宅之中，消烟於餘氛之內。土既有根，火亦自息，何狂之不去乎？倘以爲實熱而用竹葉石膏也，去生自遠矣。

此症用舒憤湯亦神效

白芍二兩，炒梔子五錢，玄參一兩，天花粉三錢，柴胡一錢，水煎服。一劑狂定，再劑愈，三劑全愈。

人有忍饑過勞，忽然發狂，披髮裸形，罔知羞惡，人以此爲失心之病也。誰知是傷胃而動火乎？夫胃屬陽明，陽明火動多，一發而不可止。世皆謂胃火宜瀉，而不宜補，然而胃實可瀉，而胃虛不可瀉也。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正言胃也。胃爲水穀之海，最能容物，物入胃而消，胃亦得物而養，物養胃而火靜，胃失物而火動矣。及至火動而胃土將崩，必求救於心脾。心見胃火之沸騰，而心神有切慮之痛，自擾亂而不寧，脾見胃火之焚燒，而脾之意有震隣之恐，亦紛紜而無定，失其歸依，安得而不發狂哉。治法不必安心之神，莫脾之意也。仍救其胃氣之存，而狂自可定也。雖然救胃氣者，必救胃土也。欲救胃土，而不少殺胃火。

則胃氣亦未能獨存耳。方用救焚療胃湯，人參一兩，玄參一兩，竹瀝一合，陳皮三分，神麴五分，山藥五錢，百合五錢，水煎服。一劑而狂定，再劑而狂止，三劑全愈。此方大用人參以救胃土，而兼用玄參以殺胃火，又益之羣藥以調停於心肺脾腎之間，使肝不敢來傷胃土，則胃氣尤易轉也。胃氣一轉，胃傷可補，胃既無傷，而心之神脾之意，又寧有擾亂紛紜之患乎。此狂之所以易定耳。

此病用過火

湯亦神效

人參白朮生地各五錢，玄參一兩，甘草一錢，知母一錢，天花粉二錢，陳皮五分，神麴一錢，丹皮五錢，水煎服。一劑狂定，再劑全安。

呆病門

人有終日不言不語，不飲不食，忽笑忽歌，忽愁忽哭，與之美饌則不受，與之糞穢則無辭，與之衣不服，與之草木之葉則反喜，人以為此呆病，不必治也。然而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約其始也起於肝氣之鬱，其終也由於胃氣之衰。肝鬱則木剋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則土制水，而痰不能消，於是痰積於胸中，盤據於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開鬱逐痰，健胃通氣，則心地光明，呆景盡散也。方用洗心湯：人參一兩，茯神一兩，半夏五錢，陳皮三錢，神麴三錢，甘草一錢，附子一錢，菖蒲一錢，生棗仁一兩，水煎半碗灌之，必熟睡，聽其自醒，切不可驚醒，反至難愈也。此等病，似乎有祟憑之，然而實無祟也，即或有祟，不可治邪，補正而邪自退，蓋邪氣之實，亦因正氣之虛而入之也。此方補其

正氣而絕不去祛邪故能一劑而奏效再劑而全愈或謂此病
 既是正虛無邪何以方中用半夏陳皮如是之多乎不知正虛
 必然生痰不祛痰則正氣難補補正氣而因之祛邪是消痰仍
 是補正也雖然痰消而正氣旺是痰即邪也補正而佐以攻痰
 引祛痰之藥直入於心宮以掃蕩其邪邪見正氣之旺安得不
 消滅於無踪哉或又謂呆病既成於鬱不解鬱而單補正以攻
 痰何以能奏功如此不知呆病之來其始雖成於鬱然鬱之既
 久而成呆其從前之鬱氣久則盡亡之矣故但補胃氣以生心
 氣不必又治肝氣以舒鬱氣也

此症用還神至聖湯亦神

人參一兩白朮二兩茯神生棗仁各五錢廣木香天南星荆芥各三錢甘草良薑附子枳殼各一錢菖蒲五分水煎灌之聽其自臥醒來前症如失

人有呆病終日閉戶獨居口中喃喃多不可解將自己衣服用針
 線密縫與之飲食時用時不用嘗數日不食而不呼饑見炭最
 喜食之謂是必死之症尚有可生之機也夫呆病而至於喜糞
 尚為可救豈呆病食炭反忍棄之乎蓋喜糞乃胃氣之衰而食
 炭乃肝氣之燥凡飲食之類必入於胃而後化為糟粕是糞乃
 糟粕之餘也糟粕宜為胃之所不喜何以呆病而轉喜之乎不
 知胃病則氣降而不升於是不喜升而反喜降糟粕正胃中所
 降之物也見糞而喜者喜其同類之物也然而呆病見糞則喜
 未嘗見糞則食也若至於食糞則不可治矣以其胃氣太降於
 至極耳夫炭乃木之燼也呆病成於鬱鬱病必傷肝木肝木火
 焚以傷心則木為心火所尅肝中之血盡燥而木為焦枯之木
 矣見炭而喜食者喜其同類而食之思救其肝木之燥耳然而

可生之機全在食炭夫炭本無滋味今食之而如飴是胃氣之未絕也治其胃氣而祛其痰涎則呆病可愈也方用轉呆丹人參一兩白芍三兩當歸一兩半夏一兩柴胡八錢生棗仁一兩附子一錢菖蒲一兩神麩五錢茯神一兩天花粉三錢栝子仁五錢水十碗煎一碗使強有力者抱住其身另用二人執拿其兩手以一人托住其下頷一人將羊角去尖插其口灌之倘不肯服不妨以杖擊之使動怒氣而後灌之服後必然罵詈少頃必倦而臥聽其自醒切不可驚動自醒則全愈否則止可半愈也此方大補其心肝之氣血加之祛痰開竅之藥則肝中枯渴得滋潤而自甦心內寡弱得補助而自旺於是心氣既清肝氣能運力能祛逐痰涎隨十二經絡而盡通之何呆病之不可愈哉倘或驚之使醒則氣血不能盡通而經絡不能盡轉所以止

可半愈也然能再服此湯亦未有不全愈者矣

此症用甦心湯亦神效

白芍當歸各三兩人參茯苓各一兩半夏炒梔子柴胡各三錢附子三分生棗仁五錢吳茱萸黃連各五分木十碗煎一碗灌之聽其自甦醒來病如失

人有一時而成呆病者全不起於憂鬱其狀悉與呆病無異人以爲有祟憑之也誰知是起居失節胃氣傷而痰迷之乎夫胃屬土喜火之生者也然而火能生土而亦能害土火不來生則土無生氣火過來生則土有死氣矣雖然土中之火本生土者也如何生土者反能害土豈火爲外來之邪火而非內存之正火乎孰知邪火固能害土而正火未嘗不害土也正火者土中之真火如何能害土乎蓋正火而能養則火且生土以消食正火而相傷則火且害土以成痰痰成而復傷其胃土則火且迷心

輕則成呆，而重則發厥矣。起居失節，則胃中勞傷，不生氣而生痰。一時成呆者，乃痰迷於心腕之下，尙未直入於心包之中也。倘人心包，則人且立亡矣。治法宜生其胃氣，而佐之消痰之品。則痰迷可以再開，不必竟治其呆也。方用啓心救胃湯，人參一兩，茯苓一兩，白芥子三錢，菖蒲一錢，神麴三錢，半夏二錢，南星二錢，黃連一錢，甘草一錢，枳殼五分，水煎服。一劑而痰解，再劑而神清。三劑而呆病如失，不再呆也。此方全去救心，正所以救胃也。蓋胃爲心之子，心氣既清，而胃氣安有不清者乎？母清而子亦清也。設作呆病治之，亦用附子，斬關直入，則火以助火，有頃刻發狂而死矣。總之呆病成於歲月之久，而不成於旦夕之暫。若一時而成呆者，非真呆病也。故久病宜於火中補胃，以消痰，而猝病宜於寒中補胃，以消痰，又不可不知也。

此症用指迷湯亦效

人參五錢，白朮一兩，半夏神麴各三錢，南星甘草各一錢，陳皮菖蒲各五分，附子三分，茵豆蔻一枚，水煎服，四劑愈。

呃逆門

人有忽然呃逆不止，為是寒氣相感，誰知是氣逆而寒入之也。然氣之所以不順，乃氣之不足也。蓋丹田之氣足，則氣守於下焦，而氣順丹田之氣不足，則氣奔於上焦，而氣逆矣。呃逆雖是小症，然治之不得法，往往有變成危症，而不可救正，徒散其寒而不補其氣也。治法宜大補其丹田之氣，而少佐之以祛寒之藥，則氣旺而可以接續，寒去而足以升提，故不必止呃逆而呃逆遂自止也。方用定呃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丁香五分、陳皮五分、茯苓五錢、沉香末一錢、牛膝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呃逆止矣。參苓白朮，純是補氣回陽之藥；丁香祛寒，沉香牛膝降入丹田，以止其逆；逆氣既回，而呃聲自定，孰謂補氣之藥非即轉氣之湯哉。

此症用加味六君子湯亦妙

人參半夏蘇葉各一錢白朮茯苓各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三分丁香二分水煎服一劑即止呃二劑全愈

人有痰氣不清一時作呃逆之聲者人以爲火逆作祟也夫火逆之痰口必作渴今不渴而呃逆仍是痰氣之故而非火邪之祟也夫痰在胃口而呃逆在丹田何以能致此耶蓋丹田之氣欲升而痰結胸中以阻之此種呃逆較虛呃者甚輕治法消其痰氣而呃逆自除方用二陳湯加減治之人參五分陳皮五分半夏一錢甘草三分厚朴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即愈二陳湯爲治痰之妙劑加入人參厚朴於補氣之中而行降氣之藥自能祛痰於上焦達氣於下焦也

此症亦可用加味六君子湯治之

人有口渴飲水忽然呃逆者非水氣之故乃火氣之逆也人若胃

火太盛必大渴呼水矣今但渴而不大飲水者乃胃火微旺而胃氣猶虛也故飲水雖快而多則不能易消火上冲而作呃逆耳治法宜補其胃中之土而降其胃中之火則胃氣自安而胃火自息呃逆亦自止矣方用平呃散玄參白朮各五錢人參二錢茯苓甘菊花麥冬各三錢甘草五分水煎服一劑即平此方降胃火而又不耗胃氣所以奏功實神倘以爲胃火之盛而輕用石膏雖亦能取勝而終於胃土有傷呃逆除而他病又生矣不若此方之和平而又神也

此症用兩宜湯亦妙

人參二錢茯苓白朮各五錢甘草澤瀉黃連各一錢肉桂三分陳皮五分天花粉二錢柴胡三分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氣惱之後肝又血燥肺又氣熱一時呃逆而不止人以爲火動之故也誰知亦是氣逆而不舒乎蓋肝性最急一拂其意則

氣必下尅脾土而脾土氣閉則腰膺之間不通氣乃上奔於咽喉而作呃逆矣倘亦用降火降氣之藥則呃逆更甚必須用散鬱之劑而佐以消痰潤肺之藥始為得之方用解呃丹茯苓三錢白芍三錢當歸二錢白朮五錢蘇葉五分麥冬五錢白芥子三錢柴胡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呃逆即止此方為散鬱之神方不特治呃逆已也用白朮以利腰膺之氣用柴芍當歸以舒肝膽之氣用蘇葉麥冬以潤肺金之氣用茯苓以通心與膀胱之氣用白芥子以宣膜膈之氣是一身上下之氣盡行流通又何虞下焦之氣不上升於咽喉乎故一劑而收功也

此症亦可用

平順散

柴胡甘草烏藥各一錢白芍三錢香附白芥子川芎各二錢砂仁一粒水煎服二劑即止

人有呃逆時作時止者乃氣虛而非氣滯也夫氣旺則順氣衰則

逆五行之道也凡逆之至者皆衰之極耳惟是氣衰而呃逆者不比痰呃與火呃也補其氣之虛而呃逆自止倘不知補氣而惟從事於消痰降火則輕必變重而重必入死矣况痰火之呃亦虛而致不惟寒呃之成於虛也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人參三錢白朮一兩茯苓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三分半夏二錢柿蒂三枚水煎服連服三劑而呃逆自除此方乃治胃之聖劑胃氣弱而諸氣皆弱胃氣旺而諸氣皆旺故補胃氣正所以補諸氣也氣既旺矣加以柿蒂之能轉呃自然氣轉於須臾而呃逆頓止矣且胃又多氣之腑也諸氣之逆皆從胃始然則諸氣之順何獨不由胃始哉

此症亦可用加

味木苓湯

人參白朮各五錢茯苓三錢半夏二錢竹瀝一合附子三分水煎服二劑愈



